



从聊城城市标识征集说开去

□ 赵勇豪

核心提示

品牌要有清晰的价值主张, 形象要有承载的鲜活符号, 广告要有强大的诉求点, 让人记住就要有欲罢不能的买点, 并且这个点最好要独一无二。如斯, 我认为较为合适代表聊城的符号, 一个是“慢牵牛”形象, 一个是代表“江北水城”的水符号。

天南海北的人们遇到一块儿, 嘈嘈切切的各地口音成为识别属地的标志; 大学里慢慢熟起来的同学们拿出家乡的特产, 也是属地的代表, 那种“乡味”让他地的人儿牵肠挂肚; 有朋自远方来, 东道主刻意领着去转转的地方无疑是此地的符号, 甚至不太卫生也不一定合口的小吃却能让人长久无法忘怀……

声音、建筑、小吃、农副产品, 一道菜、一个场秀、一抹风景、一个故事或传说, 一个或一组人物……都可以成为一个地方或城市的LOGO。

在当今社会日益注重传播的语境下, 一个组织, 包括无论多大的城市, 抑或一个人, 甚至一个个人, 都在积极地打造品牌, 大张旗鼓地树形象, 在媒体上重金投放广告, 在不同地方开展各式推介活动……为了招商, 为了吸引游客, 为了做得更大更强。

品牌要有清晰的价值主张, 形象要有承载的鲜活符号, 广告要有强大的诉求点, 让人记住就要有欲罢不能的利益点(买点), 并且这个点(无论视觉符号还是语言的短句)最好要独一无二。当年上海世博会上且不说美国“种子圣殿”的惊人创意, 牙买加那个不知名的小国很小的展厅里, 因为世界上最快的飞人博尔特和世界上最好的蓝山咖啡让人无限向往和回味……

2011年9月, 我替朋友接待来自广州的中国设计师崔华锋先生, 心底揣揣, 取舍再三设计景观点。先看光岳楼, 修复后的古楼保护可能不够细, 加之周边环境让我们很过意不去; 直到了山陕会馆, 看到崔老师兴奋的样子, 我们才放下心来; 最后经过粗陋而落寞的铁塔, 再无去处。

什么是聊城? 什么能代表聊城? 似乎有很多答案, 但仔细揣摩又心里没底。最近, 《大众日报·聊城新闻》就“什么标识能代表聊城”进行座谈、调查、采访, 并发出近千份问卷, 统计后有了一个民意多维的取向结果, 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从具象元素符号排名看, “象形”聊城第一位的是光岳楼、东昌湖、古运河三个元素尖, 环带的组合; 后面依次是光岳楼、水滴(江北水城)、东昌木版年画载体藏书票、凤凰(基于凤凰城传说)、武松、聊城古县衙、卡通慢牵牛……

历史和地理意义上的聊城

在我看来, 聊城其实有四个聊城, 历史和地理意义上的聊城。

第一个是黄河上的聊城。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代表的是农业文明, 因此, 黄河上的聊城是文明发祥地, 也是生产力低下时的黄泛区, 东昌湖、徒骇河、马颊河等都源自黄河而成, 今日的“江北水城”很大程度上源自第一个聊城概念。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嬗变中, 农业耕作工具、畜力的发展和最终农作果实丰硕成就了今天的聊城机械加工、粮食加工(包括酿酒业)、肉食品加工等行业的长盛不衰, 东阿阿胶、东阿黄河鲤鱼、聊城沙镇呱嗒(在北京叫状元饼)、聊城熏鸡、阳谷陈酿等都是(或可以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也具有地方符号特征。

第二个是运河上的聊城。明清四百多年的聊城是“漕挽之咽喉, 天都之肘腋”的江北都会, 商业贸易往来的大繁荣催生了聊城纺织、印刷、酿酒、金属制造等行业的兴盛, 东昌府古板印书、毛笔、年画、东阿阿胶(齐纨鲁缟, 棉桑产业孕育)和农副产品中的鲁西三宝(博枣、堂梨、肥城桃)中的在平枣、堂邑冠县梨都具有地域符号意义。与大运河关联, 光岳楼、东昌年画、县衙等政治资源以及《水浒传》《金瓶梅》两大名著中的武松等人文资源也具有地域符号价值。

黄河流域两河交汇, 使聊城在中国的版图上具备了强大的区位优势, 而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融合中产生了丰富绚丽的符号, 这是历史上的聊城, 也是聊城引以为傲的历史。而地理板块上的聊城则显得落寞、尴尬, 倘若知耻



而后勇, 则有蕴含复兴的机遇。

第三个是山东地图上的聊城。偏僻鲁西, 发展滞缓, 心理弱势, “慢牵牛”正是聊城人心态的全照。

第四个则是未来的聊城, 中原经济圈中的聊城, 这是聊城复兴的大机遇。中原经济圈是中国第五极, 聊城幸运身处其中, 在山东向东望一下子有了政策优势, 东融西借, 赶超跨越, 建设鲁豫豫科学发展先行区的定位正确, 只待振奋人心, 笃实奋励, 扬帆竞先。

基于历史和地理, 人文资源丰富的聊城在理念和精神层面不缺题材, 想找出一个直观的符号还真不容易,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每个聊城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代表符号, 但代表聊城的标志肯定要有前瞻性、时代性和文化性, 肯定不是大杂烩。所以, 单一而有代表性的元素是最容易识别和记忆传播的, 如潍坊的风筝。

标志该落谁家

那么, 聊城的标志该落在谁家?

光岳楼名字大气, 且有最好的广告语(蒲松龄老师施闰章的诗句“泰岱东来作翠屏”), 只是施闰章名气太小, 与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相比缺一篇; 当然, 周边景区

◆其他创意及其设计, 将在此后陆续展示。

中国古典的浪花、波纹图案代表了来自东昌湖、古运河的源头活水, 雄伟大气的光岳楼居中, 显示了聊城江北水城的灵动, 和运河商埠的繁华。(作品设计: 卢鹏)



不配套导致产业化运作不够掣肘时现在在全国的排名。

山陕会馆不独聊城有, 且原旨各异, 不具有地域符号性。

东昌府木版年画艺术成就斐然, 少数仅存产品全国独有, 是中国16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正联合申报世界级非遗, 但现下产业式微, 缺乏有效传承, 包装传播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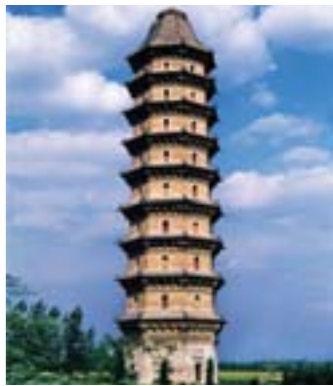
凤凰源自凤凰城的传说, 底蕴弱, 承载差, 识别性不强。

一湾湖水环绕古城, 聊城因水而柔, 因水而秀。历史的聊城人文底蕴丰厚, 现在的“湖中有城, 城中有湖”的城市格局确实在全国鲜见, 加之“江北水城”已经注册, 所以, 把这个人工湖归到水的概念上去最好。运河也是这个道理, 虽然聊城占“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之先利。

如斯, 我认为较为合适代表聊城的符号, 一个是“慢牵牛”形象, 当然, 慢牵牛的价值取向和内蕴重塑是很大的工程; 另一个是代表“江北水城”的水符号, 上善若水, 智者乐水, 秀外慧中的江北水城, 当在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中找到自己最合适的定位。

(作者为聊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系主任, 副教授)

临清舍利塔



“到了临清把塔登, 万事都成功”, 这个塔就是临清舍利塔。临清舍利塔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它与通州的燃灯塔、杭州的六和塔、镇江文峰塔并称“运河四大名塔”。临清舍利塔并非“舍利”而建, 而是缘于风水。

明万历年间, 临清文人缙绅聚集, 认为临清风水不利, 并告当时钦差临清的提刑按察使钟万禄, 最后决定, 将观音大士像移至砖城北水关下, 即土城坎(北)方, 并建造一座宝塔, 此处正是临清汶、卫两河汇流北去的“天关”, 可“扼塞两河水口, 弘开万里天关”。事情定下来以后, 便推举在家赋闲的工部尚书柳佐主其事, 并正式定名为“舍利宝塔”, 从万历四十年开始策划, 至万历四十五年第五层建成。第六层于次年由临清布商王道济独资捐建, 又历时三年, 九层宝塔终于全部建成。

塔高61米, 九级八面。楼阁式, 通体近垂直, 仿木结构, 刹顶呈将军盔形, 属省内仅见檐为陶质仿木出挑斗拱。转角斗拱下垂陶质莲花垂斗, 斗拱下部镶嵌陶质“阿弥陀佛”四字; 门楣上镌刻“舍利宝塔”四字; 进入塔室, 各层皆有转角形石梯横道, 可迂回逐层攀登至顶层。各层为穹隆顶, 顶上拖龙骨架, 地面平托全丝楠木楼板, 平面铺青砖, 每层辟八门, 四明四暗。各层塔心室内皆有刻石, 画像镶嵌壁上, 宝塔中心部位原有金丝楠木通天柱, 上至塔刹下直落地宫, 以承托每层平面负荷, 此作法当属宋代遗风。

海会寺



阳谷海会寺创建于清康熙年间, 后经乾隆、光绪年间两次扩建续修, 形成了“殿宇巍峨, 楼阁连亘”的清代典型古建筑群, 由大殿、戏楼、碑亭、千佛阁、刘公祠等部分组成, 为华北五大寺院之一。寺院占地90余亩, 原有殿宇168间, 现存81间。建筑上采用传统的中轴线对称布局, 从南向北依次为山门、前殿、中殿、大雄宝殿。

山门三间, 匾额上书“海会寺”。山门东西各有旁门, 山门内两旁立有哼哈二将, 像高1丈5尺。前殿即天王殿, 共三间。殿两侧建有钟鼓二楼。中殿即千佛殿, 为穿堂式建筑, 共三间, 供弥勒佛和观音菩萨。大雄宝殿, 也称大殿, 面阔五间, 进深三间, 是寺内主体建筑, 供奉三尊木雕三世佛坐像, 像高丈余, 中间为释迦牟尼, 东西山墙相对列着十八罗汉像。两厢配殿为东西禅堂, 各五间, 内供神像, 高与人等。大悲阁在海会寺后院, 又叫千佛阁, 供千手千佛。方丈阁为东院主体建筑, 是寺内方丈的住处。

在阳谷海会寺旁另有盐运司, 亦称运司会馆, 山西会馆, 原是处理盐务的衙门, 清代盐运司撤销改为山西会馆。盐运司建筑技法精湛, 大殿柱础雕刻精细传神, 木构件制作精巧, 彩绘流畅生动。

酒道馆



为传承和弘扬中国几千年丰富而独特的酒文化, 阳谷于2010年建成景阳冈酒道馆和中国历代酒器陈列馆, 酒道馆以古典名著为依托, 史料丰富翔实, 收藏历代珍贵酒器文物2000多件。它涵盖了酒文化的起源、发展、演变和兴衰史, 收藏了大量的文物、典籍、酒器、酒具、字画等。

酒道馆的酒文化史按时间顺序分为: “上古酒源——阳谷, 酒的发源地”、“上古酒礼——悠久的阳谷酒礼”、“汉唐酒风——秦汉隋唐时期阳谷一带酒礼盛行”、“阳谷酒香——景阳冈英雄酒名大振”、“运河酒韵——元明清时期的酒文化风采”五个部分。

酒道馆所收藏历代年代最久的一件酒器, 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马家窑文化彩陶盛酒器, 几处纹带波浪状纹, 纹饰线条生动流利, 富有极强烈的动感姿态, 堪称我国早期彩陶器的一个杰作。

酒道馆里有一代鬼才黄永玉的一段话: “酒是人类第二大快乐, 喝不喝酒是人和野兽最大的区别, 老虎就不喝酒。不过酒量有个临界线, 喝多了就会变野兽。试想世界上没有酒, 那算什么世界。酒和语言一样是没有阶级的, 酒最大的好处是醉了会醒。”

(以上均由 王兆锋 整理)

聊城绰号背后的生命印迹

□ 张和鹏



●冠县拾粪小老头 卢鹏/画

“三个临清猴, 赶不上一个聊城慢牵牛; 三个慢牵牛, 赶不上一个高唐猛回头。” “三个临清猴, 赶不上一个聊城慢牵牛; 三个慢牵牛, 赶不上茌平一个‘不’。” “三个临清猴, 赶不上一个聊城慢牵牛; 三个慢牵牛, 赶不上一个冠县拾粪小老头。”

在聊城, 这些坊间俚语, 流传较广, 耳熟能详。它们在传播方面跳跃着的生命力, 主要源于民间绰号对“借代”这种修辞方法的天然使用——以特征代全部, 灵动可感, 易于识记。由于接受度高, 口耳相传过程中还会有一些“变式”:

比如, 有些版本中, “三”成了“十”。因为古语常把“三、六、九、十、十二、百、千、万”等当做虚数, 用以极言其多; 所以等于是同义。

再比如, 虽然比较少见, 但还是有些版本会把最后面的县换成“东阿”、“莘县”, 但并未引起意义上的实质性变化。

对于前两者所代表的地方性格, 目前已经有了比较可信的解释: “临清猴”, “慢牵(纤)牛”两个本土符号, 与运河漕运密切相关。当时的东昌府境内, 货船多自聊城县行往下游, 满载的船要靠岸边拉纤助行, 船速极慢。临清的商人们在高岸上, 等得心急, 便愤愤地骂起聊城拉纤的人慢得像牛, 即“慢纤牛”; 聊城人呢, 则会用“临清猴”跟他们打嘴仗。

那么, “猛回头”、“不”、“小老头”等, 又代表什么? 由于它们确属坊间俚语, “知名度”又弱于前两者, 加之一无考据, 二难言传; 所以享受的只是被大家心领神会却无人深究的“待遇”。

然而我相信, “地方符号”哪怕已成密码, 只要能跟踪似的盯住它延传数百年的血脉, 也一定能破解其背后深藏的秘密。

文化之根扎在明朝

如果你乐意把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光岳楼看做一位老人, 那么, 在他的少年时期, 他一定用他的眼睛, “俯瞰”了一件大事。

由于元末天灾人祸致使江淮以北大部分地区人烟断绝, 自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至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 明朝共从人丁兴旺的山西组织了十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据可靠资料, 其中洪洞县的移民, 在山东集中分布在今天的聊城市和菏泽市; 在今天的聊城, 当年的移民数量占了当地总人口的九成。

我想说的是, 这样一种比例, 加上当地多年的荒凉凋敝, 文化一定会出现一个不小的断层。事实也是如此。看当今的聊城人, 你会觉得他们的文化之根深深扎在了明朝; 明朝, 就是聊城的“大唐”。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舟楫如云, 帆樯蔽日”, “漕挽之咽喉, 天都之肘腋, 江北一都会”等, 都是彼时胜景; 至于聊城在元代以及更远时代的状况, 常常是年代愈久远, 愈是语焉不详、记忆难寻。这种繁荣, 一直延续到清。明清的繁盛, 虽历经在复时光、起伏跌宕, 但至今仍能波动在聊城人的血液里, 荡漾在他们的笑脸上。

当年州县的“绰号”及其以“梯次性比较”结构构成的俗语, 其出现时间应该处在这个时期。从这些俗语本身, 还能找出一个佐证: 在各种版本中, 均未涉及阳谷。因为, 明代东昌府三州十五县, 清代东昌府一州九县, 都不包括阳谷。

联想到“李约瑟难题”

再细心一些, 还能有一点发现: 各种版本靠前的一州一县——临清和聊城, 都是河流流经地, 而且在俗语中是一成不变的; 而排在最后的县, 不是与运河擦肩而过, 便是远离运河, 在俗语中并非不可替代。

这是为什么呢? 有研究资料表明: 来到东昌府的移民, 从事农业生产的占多数, 但也有人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前者分布在周边县躬耕南亩, 后者则必须走近运河。

我生在外地, 小时候只知道家乡是一片平原, 不知道河流之于家乡的意义。后来才渐渐懂得, 无论是黄河故道, 还是今天稍微驯服了的黄河, 都是与这里的人们血脉相连, 息息相关的生命之源。而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运河, 则等于在这方凝滞的土地上划开的一刀, 让她疼痛, 让她紧张, 让她的血得以跟外界交融, 让她接触到外面的空气, 让她的生命跳动起新的文化元素。

意识到黄河代表的农业文明与运河代表的商业文明在聊城大地的涵濡, 能不能把我们引向谜底?

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有着诸多的解释。其中比较主要的意思是: 曾经辉煌的, 在中国, 在世界走向开放时坚持了封闭; 当西方走向科技、走向资本主义, 走向民主文化时, 中国却在固守着传统的农业文明, 走向保守和专制。

观察当年东昌府靠近与远离运河的州县的差别, 总让人禁不住联想到这种解释。以我对家乡的了解, 这种联想是很有道理的。事实是, 当年临清州在经济上的发达, 时间上早于聊城, 繁盛程度也不输对方, 至少是各有千秋。聊城是政治中心, 临清州则以经济见长。时至今日, 两地由当年的状况造成的深入骨髓的纠结情绪, 依然挥之不去。然而, 政治中心总要在心理上占一占上风, 无论是依靠现实还是依靠文化抑或依靠某种底牌。于是便有了“三个临清猴, 赶不上一个聊城慢牵牛”之说。

运河的富庶, 自然会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们心意难平。翻阅明清以前的史料, 东昌府所辖州县, 民风无甚区别: 高唐百姓“苦力穡, 无有声色狗马之好”; 聊城人“朴厚, 好稼穡, 务蚕织”; 即便是临清, 也是“俗节俭”。但运河带来了变化: 聊城流传起“运河两岸看衣裳”的民谣; 临清则是“衣冠文物胜于他邑, 俗近奢侈”。不难想象, 这种华丽, 是怎样让周边的人们目光艳羡, 而后又纠结百般的。

心意难平怎么办? 农人跟商人打交道, 一旦觉得沾不了光, 关键时候的计策就是“走为上”——无论怎样, 不合作! 这样保险。“猛回头”也好, 果断“说不”也好, 使出“拾粪小老头”的倔劲儿也好, 都是为了面对种种新信息带来的不安定状况, 赶紧包裹好自己以规避风险, 同时寻到心理上的自慰。聊城有个方言性短语叫“死活论堆儿”,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由此可以发现, 从“临清猴”到“慢纤牛”再到“小老头”, 这种“梯次性比较”结构中, 越是活跃者越是被贬抑; 活跃者需要畏首畏尾、遮遮掩掩, 封闭者似乎成了“最后的赢家”。这多少能成为中国传统中某一个侧面的写照。

我在一篇文章中, 自创过“利益印迹”这个短语, 用来指某处人居之地所在的位置、地形与植物植被、街巷与建筑格局, 包括稍微抽象的人际关系、市井之气、风土人情等, 反映出的人的利益进退、博弈所留下的较为直观的痕迹。现在想, 当年东昌府所辖州县的这些“地方绰号”, 何尝不是极好的“利益印迹”乃至“生命印迹”?

文化总是在涵化和濡化中演进。沧海桑田, 今天的聊城正在以历史传统为根基, 努力绽放现代活力。那么, 能不能有更加称心如意、划下更新的“生命印迹”?